

2020 上海国际电影节

特别报道



非常影响

本报讯 (首席记者 孙佳音) 昨天下午,作为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之一,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暨高峰论坛在松江区举行。会上传出好消息——上半年松江新引进影视企业549家,同比增长124.08%;一批“十亿级”甚至“百亿级”的项目陆续开工建设,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科技影都正在由规划走向现实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今年上半年全国院线歇业、剧组停工,产业链受冲击。“在影视产业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,松江区在加大服务影视企业力度、加快项目引进和落地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多措并举,全力推进上海科技影都建设。”松江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赵勇说。

去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,松江区发布了《上海科技影都总体规划》和《松江区关于促进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》(简称“松江16条政策”),受到业界高度关注。今年,松江又推出2.0版扶持新政,进一步拓展支持范围、放宽补贴要求、鼓励科技赋能,如将总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补贴金额从500万元提高至1200万元,新增对使用智慧影视云平台影视前沿云服务的补贴等。新政的实施也将进一步帮扶落户松江的影视企业度过困难期,助力行业提振发展信心。

上影乐园二期、吴淞影视基地、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……随着上海科技影都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与日俱增,发布会上,又有一批具有重大行业影响力和科技前瞻性的标杆性项目集中签约。

新签项目中,星空综艺影视研发基地一期规划面积96亩,包括综艺节目录制基地、多媒体后期制作中心、音乐内容录制生产基地等项目;腾讯云启智慧影视产业基地将打造AI产业园区、构建企业服务平台、云公共服务平台、产业市场营销服务活动平台;时光坐标、莘合影视等后期特效企业也已确定落户松江。

影视产品先天具有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,是阻碍行业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。在好莱坞,业界通过建立以专业的影视保险公司为核心,包含制片商、发行商、银行在内的“完片担保”模式,给投资人和制片人提供保障。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,理应在金融支持影视产业方面有所作为。现场,松江区委宣传部与太平洋保险上海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探索建立完片担保创新业务模式,运用金融手段转移影片制作面临的因延期、超预算等情形产生的赔付风险。

发布会现场,中国经济信息社对标国际科学化,特别推出了《中国影都竞争力指数中期报告》(下称“指数”)和《上海科技影都建设对标研究报告》(下称“报告”)。“报告”调研了国内外十家主要影视基地,并联合业内资深专家,为上海科技影都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。“指数”发布频率为年度,首期暂定于2020年9月对外发布,未来计划于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发布。

我是导演 也是被记录者

《吉祥如意》导演 大鹏分享创作故事

记者手记



实验

“小时候,我跟姥姥一起生活。”大鹏回忆说,2016年因为筹备《缝纫机乐队》,他有机会回到集安,“回到姥姥家,看到一面墙上有很多的照片,是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不同时间的合影,感受很奇妙。后来我想,静态的影像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,是不是我可以用的摄制团队,来记录一下姥姥家是怎么过年的?”

于是,他带着剧组工作人员,开始具有实验性质的拍摄——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人,没有剧本,发生什么就捕捉什么。“然后我们把所有拍摄的过程再拍摄出来。我们成立了两个剧组,一个是《吉祥》,一个是《如意》,一个拍我怎么拍这部电影,一个是我怎么拍这部电影。”大鹏进一步解读道,“大家会在这部长片里首先看到《吉祥》,在《吉祥》观影过程当中你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,而这些问题会在《如意》的部分中得到解答。”他坦言这是一次具有实验性质的拍摄,“非常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包容和勇气。”

意外

“对于生活当中我本人来讲,宁愿我拍的不是这样的电影。”虽然片名叫作《吉祥如意》,但坐在记者对面的大鹏始终凝重。他解释道:“当我们正式开始拍摄,我的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外。意外的量级,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”当面对这些意外的事情,他选择拍下去,选择发生什么就拍什么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,大鹏犯了难,“我面对那些素材的时候,时常要回到那个时间点,去看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和自己。”他顿了顿说,“即使没有这些意外,这部电影也会诞生,只是不是这个样子。”

大鹏欲言又止,眉眼里全是哀伤。制片人陈祉希不得不补充说:“导演本来想回乡拍姥姥,但准备拍摄的时候,姥姥摔了一跤就再没有醒过来。”80个小时的素材,或许每一次打开、翻阅和剪辑,对大鹏来说都是又一次把伤痛打开,又一次让他接受那样一个场面和那样一个情境。陈祉希哽咽着说:“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在那一刻想要放弃,但是最终他还是咬牙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。”

家人

把自己家里的故事拿出来给观众,每一个家人便都有可能成为这部电影被讨论甚至争议的一部分,其实要背负很大的压力,要拿出非常的勇气。但大鹏还是那么做了。“如果看了这部电影,能想着常回家看看,我觉得就很值得了。”大鹏说,勇气不止属于他一个人。姥姥意外离开后,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,其实成了大鹏一大家子的心愿,“拍摄全程没人反对或提出异议,他们是农民、出租车司机、北漂的,都是普通人,却对我都很信任,这让我很感激也很感动。”

影片中有一场年夜饭的戏,足足8分钟,从其乐融融到激烈争执,令人唏嘘感慨。“事实上争吵持续的时间更久。但第二天发生了什么呢?我们一家人,在阳光下面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,大家又露出了笑容。”大鹏说,这就是家人,在一个又一个事件当中,在漫长的时间当中,互相编织出柔韧的关系。他红了眼眶,再重复了一遍说:“我很感激我的家人。”

人物

“我之前有一部金马获奖的短片叫《吉祥》。当大家看到《吉祥如意》这个标题的时候一定会问,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?它是一个短片的加长版。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入选剧情片《吉祥如意》昨天在上海影城首次公映,导演大鹏不再是印象里那个搞笑者,他带着几分诚恳,更带着几分哀伤,坐到了记者对面。他说:“很难用纪录片还是剧情片来界定这部电影,因为片中‘演员’大都是我的家人,他们在电影当中的角色就是他们自己,我也是被拍摄者。”

大鹏展翅

□ 孙佳音

很多人不知道,大鹏最早来上海国际电影节,是以出境记者的身份。“那时候,我在红毯的边缘,穿了一条短裤。有一个保安大哥说,你这是不尊重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,你至少穿一条长裤。”于是他跟摄影大哥互换了裤子,再回到红毯后躲在别人后面。

“2015年,我带着《煎饼侠》第一次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走红毯。走过红毯的时候,我拼命望向那个位置,我看到了很多当年的同行。”那个晚上,大鹏在后台想好了,如果有一天他能在上影节得奖,想要说的话。

从那年角逐电影频道传媒大奖,到带着《缝纫机乐队》入围上影节亚洲新人奖,再到今年大鹏带着《吉祥如意》入围金爵奖。因为疫情,今年金爵奖取消了评奖和红毯,但大鹏依旧把新片的世界首映留给上影节,他说:“很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陪伴我一步一步往前走,我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有机会说出那句话。”

或许,不是每个人都像大鹏那样“幸运”,但上海国际电影节也的确陪伴和见证过,很多电影人的成长和蜕变。本届金爵奖另一部华语剧情入选片《风平浪静》的导演李霄峰,几年前曾带着《少女哪吒》来过亚新奖,他的《追踪》也是上影节创投出来的项目。若往前数,15年前28岁的宁浩凭《绿草地》摘得亚新奖“最受欢迎影片”,去年他回到上海,担任这一奖项的评委会主席。

走过27年光影之路,上海国际电影节逐渐形成包括短视频单元、金爵短片、创投训练营、电影项目创投、亚洲新人奖、金爵奖在内的六级新人阶梯型培育体系,为有梦想、有才华的电影人搭好平台、架好阶梯。



大鹏想到姥姥,眉眼里全是哀伤

新政策
新平台
新项目

上海科技影都助力行业纾困连出『王牌』